



阅读日本
书系

从音乐看日本人

音楽からみた日本人



小島美子\著 张萌\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 系

从音乐看日本人

音楽からみた日本人

小岛美子\著 张萌\译



每川田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音乐看日本人/(日)小岛美子著;张萌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5-10750-4

I. ①从… II. ①小… ②张… III. ①传统音乐—研究—日本 ②日本人—研究 IV. ①J605.313 ②K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137 号

Copyright © 1997 小岛美子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1-158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 名 从音乐看日本人

著 者 [日]小岛美子

译 者 张 萌

责任编辑 陆小晟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6 字数 107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750-4

定 价 1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潘振平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路英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 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考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 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日中关系
荻部 直 (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 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 信 (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 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 中忱 (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 智立 (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 以量 (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 铁军 (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 雁 (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本文化

目 录

第一章	歌魂之岛	/ 1
第二章	节奏感的特征	/ 9
第三章	探寻古音	/ 18
第四章	日本音乐的起源	/ 25
第五章	歌垣的故乡	/ 35
第六章	侧耳倾听	/ 44
第七章	歌唱与语言的渊源	/ 52
第八章	和声是否存在	/ 60
第九章	笛之故乡	/ 67
第十章	太鼓在讲述	/ 75
第十一章	琴之谜	/ 86
第十二章	城市市民的音乐生活	/ 96
终章	修正音乐的轨道	/ 104
后记		/ 110

第一章 歌魂之岛

歌乃生命的支点

前几日,我偶遇某国立大学的日本史教授,他说:“昨天的教授会上见到了几位久违的同事,于是大家先去畅饮,然后又去卡拉 OK 欢唱,回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了。”现在的卡拉 OK 已经成为一种全民行为,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就连小孩子们也在学校和家长的认可下去唱卡拉 OK,以求放松。备有各式各样卡拉 OK 套餐的店面即便在山村和孤岛也已普及开来。

1970 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家小泉文夫说,日本人好像是受了什么惩罚而被迫唱歌一样,很少见有这样喜爱歌唱的民族。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失去歌声的日本人》(音乐之友社),可如今日本人却变成了卡拉 OK 民族,一旦拿起麦克风就很难再放下的人在他们的周围并不少见。就这样,日本人摇身一变成了爱唱歌的民族。

其实,包括阿依努人在内的日本人都是很喜欢唱歌的。之所以变得不爱唱歌,是因为在学校里只教授西洋古典音乐。把人们从这种诅咒中解放出来的只有卡拉 OK,这话听起来不无一种讽刺意味。

总之,日本人原本就很喜欢唱歌。歌曲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要且十分重要的一个手段,也可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支点。

位于奄美诸岛南部的一个冲永良部的小岛上有位前田绫子,是岛上最会唱歌的人,由于她之前从未在人前唱歌过,所以当她初次一展歌喉时,大家都惊讶不已。其实她从小就在心里一直默默

地唱歌。幼年时,因为不得不生存在残酷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情绪只能藉靠内心的歌唱才能释放,并坚强地活下来。

歌以表心声

过去有许多日本人,不愿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说话时垂下眼睛。与其说他们低着头谦恭地讲话,不如说他们沉默的情形多过说话的情形。在巴掌大的村落社会和森严的家庭体制中,过于明确表明自己的主张是很危险的,所以温婉地让别人领会或相互理解的间接表达方式就发达了起来。这不仅成了现今外交领域的一个严重障碍,即便在经营高新技术的现代企业中亦相当普遍。

职员们将无法直接对上司讲的话,在下班的途中去卡拉 OK 一“唱”为快。唱着那个抛弃了自己的女人爱唱的歌曲来安慰自己的情形在日本也是随处可见。所以只要这种社会关系存在,演歌就会存在。演歌作曲家船村徹曾经一面喝酒一面说:“只要有人贪污演歌就会存在下去!”恐怕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为,只要有贪污和政治改革还在进行,就有演歌的生存空间。



宫崎县椎叶村 春季竞射祭

想要表达的讲不出来,因不善言辞,可以改作书写,而写东西不仅要有文采,一旦写了的话就会留下铁证,亦是非常危险的。画画等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一样,是那些不惜花费时间和材料的人才

能采用的表达手段。可是歌曲不需要任何材料，我们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唱歌，甚至还能借此提高工作效率。有句全日本都流行的话叫做“歌声能提高效率，闲聊是浪费时间。”另外，即便贫穷我们也能歌唱。在宫崎县北部的一个叫椎叶的小山村，因为贫穷没有吃的东西来招待宾客，只能创作新歌(歌词)待客的方式也是有的。

更重要的是，有些我们无法言说或难于启齿的事情，却可以用歌声来表达。比如全国有无数的插秧歌和割草歌，它们可以很好地缓解腰痛。小媳妇可以在广阔的田野上，在众人面前唱出对腰痛的不满，但如果回到家里对姑嫂婆婆说，就会被认为有想偷懒的嫌疑。



战后时期常见的奉公看孩子的少女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民歌中最残酷的歌曲恐怕要算是看孩子时唱的摇篮曲。“睡醒的孩儿哟，你若是哭泣哟，就剁碎你扔到河里去咯”。诸如此类的歌词并不少见。这是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奉公照顾婴幼儿的劳作歌曲，其艰苦性可想而知。但如果她们当面唱出这些歌，雇主们会是怎样的愤怒呀。看孩子歌一般认为是描述了自己悲惨的境遇，但我认为是小女孩们在进行着自己的抗争。

传情达爱的歌曲往往也属于无法语表或难于启齿的范畴。在秋田县的《啊依呀节》民谣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嗨……嗨……小哥你在做啥哟，快到灯笼下哟；可爱的小哥哟，快把衣来穿哦……”这首歌描写一位姑娘亲手给心爱的情哥哥织了一件毛衣的情节。昔日的秋田人羞于将情爱说出口，便只能用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也就是说歌唱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表达心声的最自然的手段，从这个层面上讲，歌曲在日本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例如江户时代的武士阶级对于歌曲便采取异常抑制的态度，并不唱歌。后来继承这种性格的人在做了明治之后政治、文化的领导者后，还有轻视歌曲的强烈倾向。



歌以抚慰亡灵

对于日本人来说，歌曲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安葬亡者时唱歌，以抚慰逝者的灵魂。歌唱一方面把爱意传达给逝者，另一方面把生者的祈愿传达给神灵。歌对于日本人来说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

《魏志·倭人传》是记载三世纪左右的日本人生活的传记。其中一篇文章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殡葬场面：

“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

此文对于关心日本音乐史的人来说需要特别留意。在我印象中，一般情况下，葬礼期间是要停止歌舞音乐安静进行的。当然在佛教葬礼中一般会有各种法器鸣奏，神道的葬礼上也会演奏雅乐，但按照一般常识都是安静肃穆地进行。所以“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很迷惑。

最近湘南国际女子短期大学的酒井正子发表了一篇《奄美歌会之乡土——游戏·传闻·死》的文章，其让人吃惊的程度不亚于《魏志·倭人传》。这篇文章讲述了在奄美诸岛的德之岛上的丧葬歌中，死者的近亲或者前来吊唁的女性“一定要大声哭出来，喊出死者的名字并把他生前的事迹和对未亡人的思念谱曲唱出来”。可以把这个叫做“哭唱”，“是在去世后到埋葬前这段时间进行的”。

某些部落认为“人死后就会立刻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女人们会大声啼喊，亡灵会听见这些哭声，也可说就是“哭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哭唱”、“哭诉”等供奉的歌曲，“在守夜、入殓、出殡时，在场女性以长老为中心围绕遗体进行，众人反复齐声呼喊死者”。“《供奉歌》曾经被全国各地丧事所普遍采用，其悲伤痛彻心扉”。（原文中略）通过高亢的“哭唱”传达在世的亲人对逝者的信息。

《魏志·倭人传》后半部分这样记载，举行葬礼的户主在披麻戴孝的两周时间里，其他人则是边载歌载舞边饮酒。一旦葬礼结束，举家用海水或河水清洗身体，洗刷污秽。但他人载歌载舞又是何为，且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呢？

为了解此事，我请教了广岛市立大学的塚田健一先生，以期得到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例子。塚田先生是非洲音乐的专家，1993年曾亲历过加纳芳蒂人的葬礼仪式。仪式上，除了死者的近亲们动情的哭喊，其他人则在院子里边演奏鼓乐，边好像用愉快的心情跳起类似迪斯科的舞蹈。当地人认为，如果大家总是哭泣，则逝者的灵魂总是在身边徘徊。为了让亡灵远去，就一定要欢快地跳舞，以释放出哀伤。

对于这种感受和想法，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从我内心的考量出发，亡者的灵魂要离开我们的身边，平安到达遥远祖先的极乐世界，也就是同佛教上所说的成佛一样，人们安抚灵魂、表达美好的祈愿。

实际上用歌曲抚慰灵魂的习惯今天依旧存在。十几年前，曾有传言说，奄美大岛上常会有女性的亡灵出现。我偶尔去奄美大岛，也正好赶上传言所说的亡灵出现的状况。

连接奄美大岛中心区名瀬和南部的路上有一条路要越过山岭的长长的暗黑小道。某天夜里，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回家，车内就只有他一个人，但他总觉得怪怪的，回头一看，一个穿着白色和服手拿包袱的女人坐在后座上，不一会又消失了。自那以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就开始变得精神异常。大家都说那女人是死于非命的。

如果说到大家以歌曲助兴的话，就一定要提到奄美大岛民俗的活字典——民俗学者惠原義盛，她作的歌曲有着安魂驱鬼的效力。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当地人们在演唱了由惠原作词、坪山丰作曲的歌之后，那个女亡灵就再也没出现过。

听了有关惠原的这些传言，我首先联想到能界有关的世阿弥的传说可能是真的，并且相信中世纪的人们能够用歌曲和戏曲安慰灵魂。当然，这种想法是否真能追溯到三世纪恐怕还无法得知，但至少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歌曲的确有某种特别摄人的力量。

歌的神秘力量

我认为从奄美诸岛的奄美大岛到德之岛的区域内至今尚保存着日本列岛的古传统文化,且并未受外部文化影响,因而凝练出成熟而独特的文化景观。我注意到了一些岛上的歌曲,如在德之岛上流传着可以诅咒杀人的《逆歌》,且同样也存在着反咒歌——《返歌》。

德之岛的民俗学者松山光秀告诉我们说,《逆歌》会招致非常可怕的后果,但是《返歌》则具有更强的魔力。听后我毛骨悚然。

十几年前,就有关于咒杀牛的传说。德之岛的斗牛非常流行,人们非常爱惜牛以至于在拉车的时候“让人拉也不能让牛拉”。因此有些牛就很容易遭人怨恨,被咒杀了,这是很离奇的事。

《逆歌》让人感觉到恐惧,但是歌词本身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力量。关于这些,松山已经在一些发表过的论著中加以阐述(《国文学解释和鉴赏》44卷8号,1979年)。下面举个更恐怖的例子。

狗配其鞍,猫引之。

数面葬旗,恶灵聚。

它的意思是给狗套上鞍子,让猫拉着,竖起丧旗牛鬼蛇神都聚过来吧,一起出发到地狱去。在松山的书上也写到,这首《逆歌》“是岛内民谣中已见的最恶毒的咒歌”。但最为重要的是,它只有演唱了之后才具有了咒杀人的魔力。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传说,而是现实中确有其事。这个地方的歌曲所具有的魔力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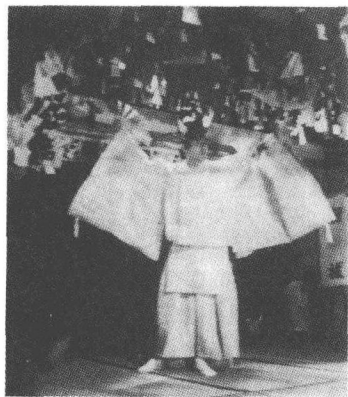
汤濑村啊(春唄)之谱例

实际上,一些歌曲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确实具有某种独特的力量,且不在少数。町田佳声命名的一系列《季节歌》现在仍在各地流传。这是一种向山神祈求到了春季,春天就要按时到来;到了秋季,秋天就要顺利到来……大家对1993年因为季节没有按时令到来,全日本产生米荒的事情恐怕还记忆犹新吧。即便是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季节不按时令到来所产生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更何况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特别是那些要靠採野菜、狩猎、扒树皮生活的乡野之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他们向神灵的祈愿是最真诚的。

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宫崎县椎叶村,村民们一到正月就会祈求春天按时到来,一过了盂兰盆节就开始祈求秋天按时到来。不论是在去劳作的途中,还是干活或人们聚会时,人们随时随地为了向神灵祈求季节的顺利到来而放声歌唱,而且绝不允许唱与此无关的歌。也有传言说“秋天就开始唱春天的话,山神会提早浮出三尺”。我认为,椎叶村的《春呗》、《秋呗》都是旋律最美的日本民谣。

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歌颂自然的虔诚之心和与自然共生存的意识,可能那些气候异常的现象就是山神突然对我们报复的结果。现在日本有不少巫女、神婆,具有代表性的如东北部的巫女、南部诸岛的神婆,在联系神灵或以类似形式宣布神谕的时候都要借助歌声。其旋律未必流畅,但也绝对不是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调,往往能清晰地听出一定的旋律。这样想来主祭在念祈祷词和僧侣、修行士在诵读经文时一样都是能听出一定的旋律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是能以五线谱记录下来的。歌是人在接近神灵时不可缺少的工具。

我绝不迷信,但仍会折服于现实中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例子。1981年,我去参拜岛根县的大元神乐,在舞场的天井上吊着一个美丽的大天盖,有绳子从



岛根县大元神乐



上面垂下。神官们摇晃了一下绳子，结果绳子缠到了一起。这是件非常不祥的事情，神官慌了，越晃绳子在一起纠缠得越紧。于是神官的指挥，也是优秀民俗学者的牛尾三千夫唱了一首指示绳索解开的歌，绳索便滑溜地解开了。一个参拜神乐斋戒沐浴的人对此事异常感动，当场就神灵附体般开始大跳起来。

存在歌魂

当今，如果把这一系列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详细分析的话，或是可以解释通的。至少在日本人内心深处是认为歌曲是带有某种神秘力量的。

我们日本人的宗教观，可以说是敷衍的，也可以说是繁复的。一般情况下，是以神道庆生，以佛教送生，最近又流行以基督教的方式来举行婚礼。如果被外国人问起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大多日本人一定很难迅速作答。但可以断言，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人也是很少的，通常人们还是觉得自己需要信奉点什么。再深究一下，日本人普遍认为即便一棵树、一个茶碗都存在着灵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万物有灵论。由于它埋藏于我们的心底，因而可以认为是它培养了日本人对宗教的宽容以及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思想，也让我们觉得灵魂的力量就潜藏在歌曲中。

歌唱的时候我们能集中自己的感情，表现我们的心情，与普通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站在舞台上，唱出激荡人心的旋律，听众的心也随着这歌声起伏跌宕。美空云雀（日本著名歌手，译者注）的表现手法是完美的，其含泪倾唱、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让我们感到她几近神灵附体。当然，普通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歌曲中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我想把这种力量叫做“歌魂”。日本自古有“言魂”（指语言的神奇力量），我们都相信它的存在。但是“言魂”变身为歌唱的形式似乎能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日本是歌魂之岛，然而存在歌魂的不止是日本，我们有必要睁开眼睛，侧耳倾听从亚洲各地到太平洋沿岸广大地区的歌声。

第二章 节奏感的特征

节奏感源自长期的历史沉淀

很多人或许认为日本人的节奏感非常差吧。我在看了非裔美籍孩子们的舞蹈后曾大为感叹，他们出色的节奏感是日本小孩怎么做也做不到的。但事实上，这是因为节奏感的习惯不同，并不涉及谁好谁坏的问题。

节奏感根据民族、居住地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决定这些特征的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和形成人类一样，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节奏感问题很明显是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特征也是原汁原味展现出来的，下面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水田稻作农耕民静寂的节奏

日本人的生活长久以来是以水田稻作为中心的，即便专职农民已经很少的当今，大米进口自由化时也会给政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我受的是战前教育，学校教导我们说：大米是稻子一年的精华，一粒也不能浪费。但是麦子等其他作物也都是需要一年的生长才能结出果实的啊！为什么学校只说大米不要浪费呢？

农民在水田劳作的时候，因为相当泥泞，两脚要稳稳地站在泥中，弯腰蹲下，时而用手时而用脚或进或退。在水田中，身体的劳

作方式实际上和我们在旱田里或脱谷等工作时没有两样。就连女人们在家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时也是用同样的劳作方式。所以长时间劳作的人，到老了会弓腰驼背。因此，全国有很多表达腰酸背疼的插秧歌、锄草歌。他们不是骑马或者坐船，而是靠着自己的双脚带动身体运动。对于这些人来说，能够展现自己精神饱满的身体的机会很少。



水稻耕种的场景 香取神宫御田植祭
居住在狭小的村落里，尽可能

小心谨慎地过日子，连走路的方式都要避免昂头挺胸，而是弯着腰静悄悄地走过。明治时期，来到日本的西方人就曾评价，日本人的走路姿势太难看了。这一点我们看了奥运会入场式就会有所感觉。日本人这种日常形体姿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静静的两拍。人是用两只脚走路的，如果有一个脚走得重一个脚走得轻就很奇怪，所以日本节奏感的两拍之间是没有强弱拍区别的。前面间隔和后面间隔的组合，然后靠这种组合形成两拍。西方古典音乐中的拍子是有强弱概念的，而日本音乐纯粹靠音长来表现，强弱只是用来给音乐标注声调的。在这一点上，日本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认为，日本种植水稻是从平安朝的贵族社会开始的，这可通过考古学的挖掘调查得到证实。追溯历史，那个时期农耕文化已经成形并得到发展。平安时期形成了一种举止动作以静为美的审美意识。随后，这种美在能、日本舞蹈、近世邦乐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这种以静为美的审美意识在一般民众中普及则是在江户时期。

这种“静静的两拍”比所谓“强弱两拍”的支配力要弱，但通过增拍或减拍则可以制作出三拍或者两拍的组合。像民谣《追分》这样轻松自由的节奏，便可以创造出具有微妙伸缩性的曲子。而这种节奏的微妙之处外国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海洋渔民的自由式节奏感

冲绳的人们每逢喜庆的场合一定会举起手来跳舞。我曾听说,当地一对离别二十年的姐妹,在充满喜悦的重逢瞬间先开始跳舞,然后才是拥抱。我很羡慕她们能把这种喜悦用肢体动作表现出来。在冲绳,人们把这种随时随地都能跳的舞叫“卡恰西舞”。这种舞蹈手臂的动作比较随便,大体上是在两肩以上舞动,左右手交叉后还原。脚上的动作也是比较随便的自由踏步,重要的一点是每隔一拍全身要上下摇动一次,并且要发出“啊托呜其”的喊声。

我把这种节奏感用乘船时的自由飘荡感来形容,并得到了冲绳人的认可。实际上,在琉球舞蹈中,手上的动作像波浪一样是很多的,别人教我当地舞蹈时总是说:请像漂浮在波浪上一样跳就行了。

冲绳人自古以来不论是旅行还是捕鱼都乘坐一种冲绳船,船体呈细长型,乘坐时如果身体不跟随波浪调整姿势的话就会有落水的危险。所以渔民们跳“卡恰西舞”很拿手,特别是因捕鱼而闻名的糸满人,他们跳“卡恰西舞”更是一绝。可以说,冲绳人的这种自由节奏感是在乘坐冲绳船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每隔一拍就要上下晃动一下,像踏浪一样。



冲绳本部町边名地区的卡恰西舞